

誠齋集

二三

誠齋集

PDC

誠齋集卷第九十六

廬陵楊

万里

廷秀

雜著

冊文

代梁丞相作 壽聖齋明廣慈備德太上

皇后冊文

維淳熙十二年歲次乙巳十二月一日庚戌朔

皇帝臣謹誓首再拜言曰臣聞五三六經若誓天

則勅叙人紀罔不上昭帝猷內融母德與情載相

永與曦朏相輝是以書首堯典詩首周南蓋降義

迄黃肇允而未具嫫武狄胤若淑而靡隆君子於  
是乎謂帝道莫盛於唐堯母德無加於文母也然  
上下千載相望遙遙若夫堯父文母生同昭時參  
天兩地壽儷太極如月斯升如月斯常俾乎如今  
日之於鑠者復哉不可得聞已德月新壽日新則  
鴻號領聞又日月新顧可挈而不熙哉恭惟

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紹業興  
統明謨盛烈 太上皇帝陛下皇建渾淪再造穹  
窿更生肖翹重輝宗祐固天縱之聖神武文叡聰  
徇齊又多績也厥亦惟我 壽聖齊明廣慈太

上皇后徽懿淵穆惠和靜專實左之右之輔之翼  
之在河之洲言采其荇關雎之所以風天下也在  
敬以思謙恭以卑思齊之所以垂徽音也為俗之  
俗薄澣之服葛覃之所以化婦道也至於求賢如  
卷耳逮下如樛木化行如兔置由身而家由家而  
國由國而天下母也克仁繄 光堯有不殺之武  
母也克儉繄 光堯有月損之道母也克遜繄  
光堯有黃屋非心之聖惟父惟母同道一德惟齊  
惟鈞光施沖人恩被函生格于皇天自天壽之有  
永無艾臣敢不涓選令月脩飾上儀躬率百工增

崇顯名用答揚二親之光訓蓋聖善壽祺言之不足我是以有明慈之稱光明宣慈言之不足我是以有齊廣之稱乃齊乃廣言之不足我是有備德之稱且厚以持載博而能化德也貫三為一龍六為八備也衆美會焉萬善叢焉德行純備視周之大任無所與遜臣不勝大願謹奉玉冊金寶加上尊號曰 壽聖齊明廣慈備德太上皇后伏惟

殿下同堯之天合堯之日對越大養於萬斯年復無無極燕翼右序以篤 宋祐以祿于萬嗣臣誠歡誠抃稽首再拜謹言

詞

給太學士人綾紙詞

牒某人成均材之圃也言藝其苗言擷其秀既曰  
擷之曷不藝之士之人於斯出於斯有碩其用者  
相踵也庸非國家養士之仁乎有養士之仁有自  
養之仁徃省母息事須準勅給牒充太學生故牒  
議

光堯太上皇帝謚議

某聞聖人之孝莫大於尊親尊親之至莫大於愛  
之以德吾如是而尊之吾親可以受之受之而安

居之而無疑是之謂愛之以德不然極吾之所欲  
尊而不顧吾親之所不欲受豈所謂愛之以德乎  
昔魯之閔僖兄弟也然閔公先君也僖繼閔者也  
而文公乃躋於閔之上文公知尊其父而不知嗣  
其父於非禮之地是則尊其父者陷其父也故春  
秋書之曰躋僖公譏之也至定公而逆祀始正故  
又書之曰從祀先公嘉之也然則議者欲尊

大行太上光堯皇帝為祖無乃近於躋僖公之類  
乎兄弟且不可而父子則可乎恭惟 太上光堯  
皇帝以上聖之資當艱難之運而能撥亂世反之

正皇建太極再造兩儀更生烝民重立 九廟

中興之業巍蕩遂古至於回龍輔於永祐承太母  
於慈寧偃兵息民涵育溥博和戎靖國方內密如  
紹興辛巳逆亮叛盟戎路一征兇酋自斃功成不  
處斷自 天衷褰裳去之以授 聖嗣駿功丕烈  
赫然如彼道隆德茂卓然如此其視光武無所與  
遜皇乎我 宋丕天之大律不可貶已尊而為祖  
何不可者然莽取漢而漢亡則先漢至平帝而終  
光武取莽而漢興則後漢自光武而始國自我始  
謂之祖可也光武之於平帝光武所不得而父况

非受之於平帝之於光武平帝所不得而子況非授之於光武親則非父子也世則非授受也謂之祖可也今我光堯親則徽宗之子也位則徽宗之授也稟父之命傳父之位至於廟號父居其前同列聖而稱宗子居其後異列聖而稱祖光堯之心其安乎哉揚雄曰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尊其號而使其心不安其神不寧可乎今申命公卿大臣議郎博士僉而進質之於天蓋亦無變稱宗之制而獨求極尊之謚庶幾下可以稱吾君愛親以德之美意上可以

安 光堯左天之神靈也謹案謚法窮神知化曰  
聖一民無為曰神克定禍亂曰武修德來遠曰文  
禮文法度曰章繼志述事曰孝夫自天生德聰明  
仁儉不曰聖乎內嬪 聖子獨觀昭曠不曰神乎  
赫聲濯靈風揮日舒不曰武乎投戈舞于裔夷用  
賓不曰文乎刺經作制興滯舉偏不曰章乎宗廟  
再安祀 宋配天不曰孝乎昔 帝堯之德乃聖  
乃神乃武乃文煥乎文章堯之章也親睦九族堯  
之孝也惟我

太上異時尊號于堯有光厥分易名備堯六德勒

崇垂鴻金聲玉振於是為稱若夫高者天德之稱也致崇極之謂也詩曰莫高匪天又曰謂天蓋高惟高之一字乃盡乎天德惟天下之至聖乃配乎天德於赫太上其道高乎九皇其功高乎二典其壽高乎五三六經之傳豈惟堯而已矣非天德其孰能當之 太上光堯皇帝尊謚宜天錫之曰聖神武文章孝皇帝廟曰 高宗謹具申尚書省伏乞照會謹狀

葉恭簡公謚議

名義問  
字審言

議曰天下有名教聖人有天爵政教莫大乎誅賞

而誅有不及於隱隱人爵莫顯乎公卿而爵有不  
施於幽光謚也者其教不以政而以名其爵不以  
人而以天者也一字之褒死而不忘片言之貶百  
世不改是以君子貴之樞密秉公既薨其子某謁  
于太常考其行實稽之謚法法之所與也謹案謚  
法不懈于位曰恭正直無邪曰簡合是二者可以  
易公之名矣公何以謂之恭也紹興之季年虜酋  
敗盟寇我疆場有為右相而受命督視者遂巡畏  
避竟不肯行公入對毅然請行 太上皇帝玉音  
慰諭且謂卿能為朕復何慮大抵緩則食其祿急

則逃其死為臣如此懈孰甚焉公遇大難而以身  
任之可謂不懈于位矣是以謂之恭也公何以謂  
之簡也公自為少吏而上疏論時宰之姦邪以取  
免官之譴及執法殿中則論執政之垂愎必使釋  
位而去且謂君子當長養成就使之有立小人當  
芟夷蘊崇勿使能殖可謂正直無邪矣是以謂之  
簡也請謚曰恭簡謹議

節使趙忠果謚議

名士跋

議曰身與義孰重曰義重志與功孰難曰志難古  
人不以天下易兩臂蓋以身重於天下故也然身

不可殺乃有殺身以成仁生不可舍乃有舍生而  
取義君子是以知天下至重之器在義而不在身  
古人不以九合易一死蓋以功難於濟世故也然  
以其君霸者或有比之而不悅以其君顯者或有  
耻之而不為君子是以知天下至難之業不在功  
而在志故節使趙公奮至難之志而不懼捐甚重  
之身而無愛功雖不就義則獨高矣矧公神明之  
胄宗室之美乃與上古之佚節死義者爭日月之  
光凌雪霜之嚴是歲寒之松生於 高宗之景山  
疾風之草生於文王之靈囿也詩不云乎豈無他

人不如我同姓議禮者當正色而謚之夫何疑焉  
公在靖康之間憤金虜之徇宗國之屯結豪傑三  
千人以赴京師在建炎之間徼結義士數千人欲  
為朝廷取河北竟以謀泄虜人執之斷腰於市  
嗚呼痛矣謹按謚法殺身報國曰忠犯衆所懼曰  
果公之志欲取河北於既陷之後不亦犯衆所懼  
乎公之義能捐一身於衆人貪生之日不亦殺身  
報國乎宜以忠果為謚謹議

策問

太學私試策問

問錢之為物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非天下之無用無以行天下之有用是以假之也嘗怪鑄之自於古積之至於今旧者不足繼之以鼓鑄鑄之不足繼之以楮券宜其為錢不勝其有餘也而反愈不足夫錢之與物無兩重亦無兩輕此賤則彼貴彼低則此昂也今則錢與物兩貴其咎安在或謂以楮為之其數十而其用八非細民之便此其所以敝也然行之於益州未聞如是之敝彼何術也或謂以銅為之其費不貲盍與鉄者兩行乎議者曰鉄非銅比也不久且毀有鉄之費無泉之利無

以為也。然是物也，益州亦用之。又何歟？放鑄可為也。其如權去公上，何且楮券之偽者，民猶病之。放鑄可為不可為也。禁其銷則錢不毀，禁其泄則錢不耗。是二者固載之令甲矣。然銷之者無藝，泄之者不貲，何其自若也。或者曰：昔者孟子不言利，不知夫五雞二彘之育，孟子所不忽也。何必曰利？孟子有為言之也。信如或者之說，則王衍亦孟子歟。不然，時之所憂，庸得不憂？民之所病，庸得不病？諸君獨無意乎？美言不補，竅言無施。諸君必不為也。願悉解有司之惑，將有擇焉。